

石頭記

〔清〕曹雪芹著

蘇聯列寧格勒藏鈔本

蘇聯列寧格勒藏鈔本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大逝黃泉路

話說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與秦鍾
讀夜書偏那秦鍾秉性最弱因在郊外受
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偷期遣緒未免失
於調養回來時便咳嗽傷風懶進飲食大
有不勝之態遂不敢出門只在家中養息

寶玉便掃了興頭，只得付之無可奈何。且自候靜養，待大愈時，再約那鳳姐已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氣吞聲的收了原聘之物，誰知那張家父母如此愛勢貪財，却養了一個知義多情女。^兒聞得父母退了前夫，他便一條麻絕情，自縊了。那守備之子聞得金哥自然，他也是個極多情的，遂也投

金哥可憐烈女鳳
婆娘不稱淫貨

此二人真義夫烈婦也

河而死不負妻義張李兩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裡鳳姐坐享了三千兩王夫人等連一點消息也不知道自此鳳姐胆識愈壯有了這樣的事便恣意作為起來也不消多記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兩處人丁都集慶賀熱鬧非常忽有門吏忙忙進來至席前報說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來降旨唬的賈赦等一千人不知是何

消息忙令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香案啟
中門跪接早見六宮都太監夏守忠乘馬
而至前後左右又有許多內監跟從那夏
守忠也並不曾負詔捧勅至簷下馬滿面
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特旨立
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
及吃茶便乘馬去了賈赦等不知是何兆
頭只得急忙便更衣入朝舅母等合家人

等心中皆惶恐不定不住的使飛馬來回
報信有約計兩個时辰工夫忽見賴大等
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至儀門報喜又說
奉老爺之命速請老太婆帶領夫人等進
朝謝恩等語那時賈母正心神不定在大
堂廊下佇立邢夫人王夫人尤氏李執鳳
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在一處聽
如此說賈母便命人喚進賴大來細問端

的賴大稟道小的們只在臨敬門外伺候
裡頭的信息一槩不知後還是夏太監出
來說道咱們家大小姐晉封為鳳藻宮尚
書加封賢德妃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吟
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
太太領着太太們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
心神安定不免都洋喜氣盈腮於是按
品大粧起來賈母帶領邢夫人王夫人尤

氏一共四乘大轎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
朝服帶領賈蓉賈璉奉侍賈母大轎前往
於是寧榮二處上下內外莫不欣然踴躍
個個面上皆有得意之狀言笑鼎沸不絕
誰知近日饅頭庵的智能私遊進城找至
秦鍾家下看視秦鍾不意被秦業知覺將
智能逐出將秦鍾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
病發作三五日光景嗚呼死了秦鍾本自

虛弱又帶病未愈受了筭杖今日老父氣死此時悔痛無及更又添了許多的症候因此寶玉心中悵然如有所失如何是好雖聞得元春晉封之事亦未解的愁悶賈母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朋如何來慶賀寧榮二處近日如何熱鬧衆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皆視為無毫不介意因此衆人嘲他越發傻了且喜賈璉與黛玉回來先

遣人報信明日就可到家寶玉聽了方纔
有此喜意細問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
陛見皆由王子騰累上保本此來候補京
缺與賈璉是同宗兄弟又與黛玉有師徒
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已葬入祖
坟了諸事停妥賈璉纔進京的本該出月
到家因聞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
路俱平安寶玉只聞得黛玉平安二字餘

者也就不在意了好容易盼至明日午錯
果報璉二爺合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時彼
此悲喜交接未免又大哭一陣後又致喜
慶之詞寶玉心中品度黛玉越發出落的
超逸了黛玉又帶了許多藉來忙着打掃
臥室安插器具又將紙筆等物公送寶
釵迎春寶玉等人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贈
鵲鴿香串珍重取出來轉贈黛玉黛玉說

什麼臭男人掣過的我不要他遂擲而不
受寶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且說賈璉自
回家叅見過衆人回至房中正值鳳姐近
日多事之時無片刻閑暇之工見賈璉自
遠歸來少不得撥冗接待房內無人便笑
道國舅老爺大喜國舅老爺一路風塵辛
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報馬來報說今
日大駕歸府畧備了一杯水酒擇座不知

可賜光否賈璉笑道豈敢豈敢多承多承
一面平兒與了環釵見畢獻茶賈璉遂問
別後家中的諸事又謝鳳姐的操持勞碌
鳳姐道我那裡照管的這些事見識又淺
口角又忤心腸又真率人家給個棒槌我
就作針線又軟擱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心
裡就慈悲了況且又沒經過大事胆子又
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我就唬的連覺也

睡不着我苦辭了幾回太：又不先到反
說我圖受用不肯習學了除不知我捻着
一把汗兒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
多走你是知道的咱們家所有的這些官
家奶：們那一位是好纏的錯一點他們
就笑話打趣一點兒他們就拍桑說槐的
報怨坐山看虎鬪借劍殺人引風吹火站
乾岸兒推倒由瓶不扶都是全掛子武藝

況且我年紀輕頭等不壓衆怨不得不放在眼裡更可巧那府裡忽然蓉兒媳婦沒了珍大哥再三再四的在太：跟前跪着討情只要求我帮他幾日我是再四推辭太：斷不依只得從命依舊被我鬧了個馬仰人翻更不成個體統至今珍大哥：還報怨後悔呢你這一來了明日見了他好歹描補描補就說我年紀小原沒有見

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他的正說着外間
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
姨太太打發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話我
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
呢方纔我見姨娘去不妨會着個年輕的
小媳婦子撞了個對面生的好齊整模樣
我疑惑咱們家裡無此人說話時因問姨
媽誰知就是上京來買的那了頭名叫香

菱的竟是與薛大猷子作了屋裡人開了臉越發出挑的標緻了那薛大猷子真玷辱了他鳳姐道往蘇杭去了一盪回來也該見些世面了還是這樣眼饞肚飽的你若要愛他不值什麼我去掣平兒換了他來如何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裡的看着鍋裡的這一年來的光景他為要香菱不能到手和姨媽不知打了多少饑荒也因姨